

結論 人的本質

文藝復興時代人們，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化中，重新發現人本的精神，在啓蒙時代的理性信念的影響下，人們更確立了人對自己存在的真理。集古今哲學大成的黑格爾，把人當作是爲了彰顯精神這個主體而存在的客體，精神表現爲人的世界的一切創造：語言、宗教、文化、制度等，精神也統合了人與現實的一切對立。但是在黑格爾的哲學中，人做爲客體的存在，並不是黑格爾關注的對象，一旦精神達到絕對精神的境地，人就顯得微不足道了。所以「人」在黑格爾哲學中，並不是以一個現實的面目存在著。費爾巴哈從黑格爾所忽略的現實的人出發，在感性的現實世界中，尋找人的存在基礎。他破除了宗教中上帝的光環，無限的上帝是有限的人所不可知的，既然不可知，那就只是個表象、假象，是人所不能依恃的對象。人所能依恃的，必定是同人一樣是感性可知的自然界。

馬克思從黑格爾與費爾巴哈那裡承繼「人的問題」，但是他對人的現實處境，瞭解得比這兩位哲學家還要深。他反對黑格爾把一切對象世界的創造都歸於抽象的精神，忽略了人的勞動在現實界所做的努力。他也反對費爾巴哈的原子式個人與缺乏勞動，把人排除在社會之外，而且也否定了人的勞動創造。對馬克思來說，人是處在社會中的，人和社會是脫離不了關係。在人的社會中，勞動本來作爲人的力量，是人用來宰制、控制感性世界這個對象的。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，卻使得感性世界做爲對象，支配著人類勞動。這種矛盾對立的情況若沒有消除，那人本身也就無法得到自由。馬克思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對立、所有制的弊病，社會分工的不平等等都提出了批評，同時他也設想一個全新的共同體，作爲改進資本主義社會弊病的新社會。

馬克思認爲，人爲了維持生存就必須勞動，而且人無論如何是社會共同活動中的一份子，所以人的「勞動性」和「社會性」是每個社會階段都具有的特徵。這兩個特徵在不同社會階段，以不同的面貌出現。馬克思之所以推崇共產主義社會，是因為只有在這個社會階段，所有人的「勞動性」與「社會性」的結合，才能使人作爲真正的自由人而存在，這樣才是人所樂於擁有的，才是人的真正類生活。在其它的社會階段，並不是所有人都得到「自由」的。在封建主義社會階段，只有君王是自由的；在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後，也只有資產階級得到解放、得到自由。

正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，馬克思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，多數人的不自由的悲慘情狀，這樣的異化情狀壓抑著人類的真正類本質的發展，這也使得馬克思設想一個所有人都得到自由的國度。在這個自由國度裡，包括人類本來共有的「勞動性」與「社會性」本質，還有每個人不同的天賦、本性，每個人的本質都能夠沒有受壓迫地「自由地」發展。每個人付出的勞動自然地作爲聯合起來的社

會整體勞動起作用，生產工具公有，這樣全體就以「同質」勞動一起生產，分配也就以「同質」的形式分配，在計畫經濟下，自然形成一個不虞匱乏的社會。而建立在經濟不虞匱乏之上，就留給人們「自由」揮灑的空間。

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討論，可以說都是環繞在「異化」這個主題上。「異化」不是一時一地之作，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卻越來越叫人無法承受。「異化」就是「不自由」，所以馬克思起了種種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不自由的批評，包括經濟學家暢談的經濟自由、自由競爭或自由勞動等等堂而皇之的論點。或許，「自由」這個字眼太過於抽象，所以馬克思以「社會性」和「勞動性」來作為人自由本質的依據和指標。人不管如何是無法離開社群的給予，就像魚脫離不了水生活一樣，既然如此，社會就是人的生命共同體，如果彼此互相傾軋、攻訐，最終這個共同體必定崩壞，就像資本主義社會一樣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，怎麼能稱作生命共同體呢？所以在社會中的人都應該是彼此互助的。馬克思相信社會整體的美好，也會使在其中的個人獲益，同時呈現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。另外馬克思的勞動，除了維持生命的必須之外，還有創造思考、參與活動的意涵。在馬克思的論述中，作為維持生命的勞動當然很重要，但這樣的勞動已經能被生產力進步所取代，所以馬克思還含有另一種勞動意義。阿蘭 (H. Arendt) 分析馬克思的勞動含有labor、work、action¹ 這三種成分，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並無法完全實現真正的勞動，反而囿於必要勞動，所以勞動的完全實現，也正是人真正自由的時候。

¹ Arendt, *The Human Condition*, p.7。